

<<芦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 : <<芦>>

13位ISBN编号 : 9787222063594

10位ISBN编号 : 7222063595

出版时间 : 2010-1

出版时间 : 云南人民出版社

作者 : 王京

页数 : 347

版权说明 : 本站所提供之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 : 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芦>>

内容概要

那个黝黑的身影就如同躲藏在苇塘深处的无名水鸟一般，当真正愉快的事情降临在周遭水域时，他也是会发出欢快的鸣叫的…… 作者这个土生土长的东北女孩儿本书中细谈幼儿园到小学的经历，无论是一年级的亲切老师，还是幼时的率真玩伴，在她的这本时间跨度并不太大的小说中回忆了不少过往。

<<芦>>

书籍目录

泥土的气息 所谓遭遇 淡淡的苍白 冬天里的迷惘 从我们到我 刺痛逝去的美好 不再孤独

<<芦>>

章节摘录

泥土的气息 在网上浏览，不经意发现这样一首《菩萨蛮》： 潮浸红蒿黏苇絮，碱滩生涯犹堪忆； 西风芦海黄，折腰割稻忙。

当时方年少，能作苦中笑； 笑中有泪流，不似今日愁。

要不是看见描写她的句子，我恐怕还不能想到要忆起她。

不知家乡的苇塘如今已是何等模样，料想也不会衰败下来，应该还是那般生机无限罢。

记忆中，每每春天一到，那些滩涂上的精灵便伸伸懒腰而后和空中的燕子们叙起旧来，燕子们稍作夸赞，它们便摇曳起婆娑的身姿忘乎所以；夏天刚至，它们就已不耐烦头顶的太阳，喋喋不休地抱怨自己的苍翠就要被那恶毒的家伙毁掉；待到金灿灿的稻穗都收割了，它们才恋恋不舍地目送着最后一只盘旋在心头的鸟儿飞走，带着它们的愿望飞到它们永远到不了的地方，然后低下头去，静静等待漫长的寂寥…… 如今应该是有很多人特意前往一领她的风骚吧，想想那鹅绒绒的芦花，故意去骚你的痒，让你欲抓不能，而又不忍恼它，只当是任由调皮的孩子胡来；你的放纵让它们越发放肆起来，一簇簇搔首弄姿，扭捏造作，招致一群群的丹顶鹤、野鸭、黑嘴鸥偶尔也会凑凑热闹。

你困于其间，满耳充斥着啼鸣，那些轻盈的生灵随风摇曳，仿佛在向你的耐心挑衅。

此时这漫无边际的世界已充满生气，当然不是你在生气，而是你的心扉已被扣开…… 我已是离开她的怀抱许久了，那在絮潮中翻滚的童年也已不在多年了，而心底仍留着阔别已久的感受，突然觉得一种莫名的幸福。

虽说还不到而立之年，但这种幸福对我来说还是迟了…… 爸妈第一次乘车路过那片苇海的时候是1986年5月。

听妈说当时她觉得自己到了蛮荒之地，四下望去，茫茫的，心里没着没落。

远远的，一些井架像铁人伫立在那，旁边点缀着些不停上下往复的机器，像缝纫机的样子。

爸告诉她那是磕头机，把油从地下抽上来。

其实爸知道的也只有这些。

从部队转业，被分到了油田，一个陌生得不能再陌生的地方。

看着路边那些匆匆闪过的铁家伙们，爸心头生出一种莫名。

不知为什么，好像算准了会和它们扯上关系。

爸不安地回头望去，十有八九…… 大路对面的旷地上，穿着奇怪的男人们三五成群的静静地站在那里，有的正向已经点了烟的伙计借着方便，好去点燃自己手中的香烟；有的正攥紧看不出本色的手套狠狠抽打着上衣、裤角，似乎黏在上面的尘土顽固得很，不给他们点厉害就死赖着不走；有的只是将双手插进裤子两侧的口袋，翘首，微微摇晃着上身。

他们似乎不大喜欢身后的那些黑影把路边的芦苇遮蔽，同时又都凝视着眼前的马路，仿佛把自己也当作夕阳图景中的一笔欣赏着。

他们同样在等待着，等待着一辆班车将他们载回家去，好坐在老婆孩子面前享用或丰盛或清淡的晚餐。

眼见着红霞逐渐褪成了淡粉的暮霭，天空渐渐由浅蓝变为青绿，薄暮中那超尘绝俗的宁静悄悄在爸妈的周围降落，朦胧的夜色把整个苇塘都笼罩了起来。

路顺着浩瀚的苇荡向前延伸着，汽车依旧向前行驶，爸妈料想今后的生活应该就如同那海里芦苇的数量一般未知罢…… 终点站到了，妈下了车，却呆呆地站在那儿，爸吃力地拎着两个和他体重相仿的皮箱跟在她后面。

眼前的一切远不是妈意料当中的，怕是搁在今天，她仍不忍看下去。

两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里，关着一片空旷的场地，放眼望去毫无生气，一排排的铁皮房子静静地伫在那，每个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个火车车厢大，时不时有人从中出入，妈才知道那是住人的。

要是现在，给那些房子下安上四个轮子，就如同马戏团专用的车子。

妈不敢想象自己也要住进那些“小房子”里，虽说以前在农村，吃喝不打紧，至少住得宽敞，可眼下要被“关进”这样伸不开腿脚的地方有种说不出来的憋屈。

妈一步没挪，脸色惨白地等着爸说话，她要亲耳听他说，他们走错了，他们会马上离开这里，即便现

<<芦>>

在天已经黑了。

爸将行李放在妈脚边，准备进去报到，偌大一个院子空荡荡的，找领导的办公室简直是天大的难题。

爸心里犯着嘀咕，猜想这会儿都下班了吧，谁会挨这儿等他们呢？

他回头看了妈一眼，有些犹豫，妈回敬给他的是暗淡的眼神，他只得将喉头的话吞回到肚子里，扯了扯衣角，朝那充满未知的院子迈进了一步。

“喂，干什么的？”

“不知是天黑还是谁都没留神，大门旁边竟有个不起眼的小板房，而此时，那板房的门不知被谁推开了。”

爸被突如其来的呵斥吓了一跳，定睛打量起不远处的那个人来。

那大概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，矮个儿，但腰身很壮，脖子比爸的粗多了，他刚从门里出来的时候弓着腰，那模样叫陌生人看了还以为他是个比较高大的人。

不知他那裹在大头皮靴里的短腿是如何支撑起他那笨重的躯干的，要不是大大分开着，估计站不多会儿就要栽倒。

“师傅，我是来报到的。”

“爸紧走几步，声音略带沙哑。

“啥时候了，报个六的到！”

“他一手拉着门把手，另一只手在眼前胡乱比划着，算是助长自己的气焰。

后来爸私下打听才知道，这老家伙好不容易逮到个新来的小年轻，要么就是头一次来他们单位办事儿的人，他都要刁难一番，好话不说三千六你是甭指望踏进门槛半步。

反映的人多了去了，可领导拿他也没办法，说是当初为救工友自己被水泥板砸了个重伤，恢复成眼下这样已经上上大吉了，咋说也是工伤，给个门卫的活儿叫他干去吧。

这一干就是十几年。

他能不怨么，可他又能怨谁去呢？

“师傅，你看我这拉家带口的也没个地方投奔，让我进去行不，先让我进去，兴许能找着哪个管事儿的呢！”

“爸又往他跟前凑了几步，想起上衣口袋里揣着盒烟，是临上车时丈母娘给的，便赶忙从口袋里掏出来，摸出根递过去。

“别扯这个，你是干吗的啊，还放你进去？”

等着吧。

“他挡过爸的手，瞥了一眼，转身要退进去关门。

“别介，师傅……师傅，有事儿好商量！”

“爸紧赶慢赶，还是让他快了半步，伸出去的右手多亏拿着根烟，要不被铁门夹断的就是自己的指头了。

他没敢敲门，怕再有什么唐突那老家伙会疯也似的窜出来咬人。

他将掉在门外的半棵烟捡了起来，凑到嘴边仔细吹了吹黏在上面的灰，小心翼翼地重又揣进上衣口袋。

毕竟这半儿上还带着过滤嘴，只是少抽会儿罢了。

他极不情愿地挪回到妈的身边，妈这会儿坐在行李上，早就失去耐心了。

“咋自己回来了，没人接接啥的？”

“妈登时来了精神，不知是急得还是累过了劲儿，一下子忘记腰腿的酸楚，站了起来。

“还接呢，我想接人家去还找不着门儿呢。

“他垂下头，虽然知道这时候不该说这种话。

“你个窝囊废，跟你可怎么活哟……”妈眼前一黑，重又坐到行李堆上，紧皱着眉，想捶打自己的脑袋可两只手怎么也不听使唤，就那么瘫软在膝盖上，和在大腿里流淌着的血液一样悄无声息。

“我不是想办法呢么！”

别嚎了，大半夜的让人听见！

<<芦>>

”爸伸手去拉扯妈，自己都觉得两条腿在打晃，不知道会不会倒在妈身上。

“我不管！

我这就回家，我不跟你受这洋罪！

”妈扒拉着爸的手，指甲划过的地方不知是否留下了印记。

妈继续在马路上，在一堆行李中间踢腾着，似乎她这么一闹，爸的工作单位就会变，他们就可以提上东西奔向另一个未知的地方。

说来也怪，这条马路竟没几个行人出现，从他们来，到妈哭哑了嗓，始终没人侧目，更别说远远站定看笑话了。

“哼，真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。

”妈哭得全无力气，歪着头，冷冷丢出一句。

爸刚要插嘴，只听“吱呀……”一声怪响，他猛地扭过头去，眼前已黑的分不出天地，凭感觉是那扇铁门发出来的。

“鬼叫鬼叫的，丧气死了！

过来，跟我们领导说！

”不远处，那个霸道的声音满是不甘地蹦到爸的耳边，叫人听了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

“啊？

哦，哦！

”爸赶忙转过身去，估摸着是那个方向就朝那儿跑去，心想这老东西怎么就不点个亮。

看门的老古怪不知是厌烦了妈哀嚎还是良心发现，竟用值班室的电话联系了所谓的领导，爸就那么在电话里口头报了个到，而那根本算不上安排的安排也是从电话那头传过来的。

当他再回到妈身边的时候，带给妈两个不幸的消息：这就是他的单位，未来的日子里他就要在这扎根；他们不住那些“小房子”，确切地说那小房子不是谁都能住的。

他们是新来的，用那些“老人儿”的话叫“小年轻儿”，他们什么都没有，没身份，没工龄，没亲戚朋友，有的，只是他们彼此和跟前的行李。

当晚他们只得委身于老古怪隔壁的那间更加破旧的板房里，别的什么只得天亮再说了。

躺在冰凉的木板上，尽管身后是自己的男人，妈还是忍不住哭了，但不知为什么眼角是干的。

爸当上了安装工，就是身上系着安全绳，吊在空中，用无数个型号不等的螺丝去连接、搭建那几十米井架的工种。

有了工作，随后便有了安身的窝。

被现实征服的妈欣然搬进了分得的“小房子”里。

些许日子，妈发现自己如同一条适应了新环境的金鱼，敢在自认安全的范围内摇摆起尾巴，就连在缸壁上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不慌张了。

这里的人告诉妈，想在这里生活下去，就得习惯冬季的严寒和夏天的酷热，在往后的日子里妈的确感悟到了那句话的实在。

在她看来，除了门口那个怪老头，院子里的人还是和气的，他们身上有她从未见过的旺盛的生机和力量，即使女人也如此。

他们大都为人诚恳，勇敢，大方，似乎骨子里蕴藏着善良的天性，也许和这样的一群人生活在一起是件引为骄傲的事吧，他们对人对事，甚至对待争执都满不在乎，所有不快似乎撑不了多久就没趣的自动消散掉。

爸很快就和工友们打成了一片，当然，是和跟自己条件相当的小伙子们，他们大多强壮、刚健，容易发火，可时不时地扭打也变成了劳动之余的消遣方式。

至于工龄高过自己不知多少年、工资不知高过自己多少倍的老大哥们，说不嫌弃包括自己在内的这群半大傻帽那实在是客套话。

小哥们儿虽说自己出不了血，但从小饭馆“顺”来两张长条凳子，要么帮着捡点废木料拼块床板，还是尽了那点热心的。

说到那破木板，晚上用凳子一搭，便是床，白天要做饭了，拆下来就是砧板。

直到后来又过了些日子，隔壁的大娘串门时看不过去，回头给送来一张小方凳，虽是木头的倒也平整

<<芦>>

, 妈再做饭的时候就改在它上面切菜了。

所有的凳子都“各尽其用”，吃饭的时候只能守着碗蹲着。

在老家的生活已经熟透了，可在这里，生活还是稚嫩的，新的，生气勃勃的。

妈用从娘家带来的钱买了炒勺、菜刀、铲子，两个磁盘子，一个水舀子，当然还有盐、米、油；筷子是从娘家带来的，至于碗，有个铝饭盒，一人用盒，一人用盖儿，正好。

其实最让妈欣慰的是不必愁煤或柴钱，“小房子”里都供给天然气，妈以前从没听过，现在居然用上了。

这个家就这么拼凑起来了，缺什么短什么，妈都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置办着。

爸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十几块，即便精打细算，上顿不接下顿的事也常有发生。

当然周围好心肠的邻居们也都帮忙拉扯着，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挨过去。

姥爷坐着北京吉普来看妈的时候，家里已经有像模像样的凳子了，纯粹意义上的凳子。

但是姥爷连屋都没进，更别说在那凳子上坐坐。

他给妈带来了好多吃的东西，其实他不知道妈很久没吃过木耳了。

他来的时候爸在上班，妈没有告诉他爸是干什么的，只是说他们过得很好。

姥爷在门口站了五分钟不到就走了。

妈被车卷起的尘土包围，一直到看不见那墨绿色才转身回去。

<<芦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